

## 有關觸感藝術的思考

楊秀卓

人類一直以來注重透過視覺接收、傳達與學習，一般健視人士習慣使用視覺接受信息，因此視覺思維比較敏銳，例如看見落葉我們立刻聯想到秋天來了，看見紅色或會想起農曆新年等喜慶時刻，或者共產黨。味覺嗅覺記憶也不差，吃到聞到某種食物或會勾起童年回憶。透過聽覺產生的記憶，一首歌一些音樂也可以帶來濃烈的思絮。那麼觸覺呢？我們透過觸覺產生的記憶，好像遠不如視覺來得頻密。雖然我們可能記掛着慈母的雙手，愛人或伴侶的胴體，但是一般來說，我們日常觸碰東西的時候，通常不會引致特別深刻的感覺。無可否認的是，藝術世界著名的作品都是針對創造視覺或聽覺享受和衝擊。大部分視覺藝術品在博物館和美術館更是「只能看不能碰」；欣賞音樂，戲劇與舞蹈，也只是運用我們的視覺和聽覺而已。

繪畫、音樂、戲劇與舞蹈，都與人類的感官有關，藝術家創作藝術品有種種目的，無論是溝通、表達意見、自娛乃至讓他人享受或受到衝擊。無論他運用什麼媒體，藝術家利用自己敏銳的感官進行創作，讓觀者受眾透過他們的感官接收。藝術家以觸覺感受日常生活和身邊事物的敏銳度，儘管有所不同（譬如陶藝家與木雕家對他們用以創作的物料觸覺敏感度甚高），但他們鮮有想及創作「觸感藝術」這個類型。大概這是視覺霸權下的一種慣性接受吧！

## 由「第三屆觸感藝術節」說起

2015年「社區文化發展中心」舉辦了「第三屆香港觸感藝術節」，是過去數屆中最大型的（第一、二屆分別在2013及2014年舉行，另外上一個世紀也有一群香港藝術家在「視覺藝術中心」舉辦過一個出色的觸感藝術展）。

為什麼要舉辦觸感藝術節？觸感藝術通常會跟失明或視障人士扯上關係。主辦單位會邀請他們提供作品以及到展覽欣賞。有時候我們更會特意為他們主辦一些工作坊，讓失明或視障人士參與創作觸感藝術。

早在一九七零年代，香港人更普遍注意殘疾人士的權益，復康界的方心讓、方心淑，視藝界的何慶基，戲劇界的徐詠璇等人，成立了「香港展能藝術會」，鼓吹「每個人都有藝術和創作的潛能，欣賞藝術是每一個人的權利」<sup>1</sup>，致力爭取殘疾人士公平學習及創作藝術的機會，鼓吹個別殘疾人士應有專業發展機會，讓他們的藝術創作邁向卓越。

時至今天，殘疾人士參與藝術已成為復康界的主流思想。差不多所有服務殘疾人士的機構，都提供藝術活動。一些機構，如「東華三院」和「聖雅各福群會」更提供特設的藝術訓練，設立藝術學院，培育了一些出色的陶藝家，編織家。

另外為締造殘疾人士參與藝術的平等機會，關注殘疾人士權益人士還會推動「藝術通達」（Art Accessibility）：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指出，所有殘疾人士應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及獲得固有尊嚴的尊重。《公約》第九條「無障礙」及第三十條「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和體育活動」指出，締約國應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的模式以參與各種文化活動及進出文化場所。藝術通達就是為了提供促進這個平等權利的平台。藝術通達的安排有兩個主要導向：設施和服務。設施導向包括無障礙通道如斜坡方便輪椅者或行動不便人士進出文化場所；服務導向包括為聽障人士提供字幕和手語傳譯，為視障人士提供口述影像和作品觸感圖。

失明或視障人士參與最多的藝術活動是音樂。很多人喜歡唱歌，玩樂器，組樂隊（如「快活路德」，「Cheers」等），組中樂團；有人搞戲劇，參與舞蹈乃至行為藝術。至於觸感藝術，不算十分普遍，但有個別擁躉，例如「路德會」的張運程。而經常會組織觸感藝術活動的機構是「香港盲人輔導會」

1 見 [http://www.adahk.org.hk/?a=group&id=about\\_adahk](http://www.adahk.org.hk/?a=group&id=about_adahk)。檢索日期：2016年5月6日。

屬下的「家長資源中心」。它不時邀請玻璃藝術家高便蓮為失明或視障兒童及年輕人舉辦觸感藝術工作坊，作品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深水埗社區藝術資源中心」展覽，更由視障年輕人出任導賞。機構的社工和家長都認定觸感藝術適合失明或視障兒童及年輕人，而高便蓮以不同觸感的材料設計工作坊，更是受參加者歡迎。

持續地主催觸感藝術活動的多重意義：

一、失明人士失去視覺，聽覺方面變得更為敏銳，在這樣的優勢下，如果獲得充份無障礙的學習、訓練和鼓勵，他們有望成為出色的音樂家。（失明人士成為出色的音樂家在外國的有 Jose Feliciano 和 Ray Charles，在香港的有梁球和保新誼。當年「快活路德」樂隊的兩位色士風手都非常出色：分別在香港及海外大學音樂系畢業。據悉來屆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將錄取第一位失明學生，讓我們拭目以待。當然還有南音大師杜煥！）同樣，失明人士失去視覺，觸覺方面變得更為敏銳。故此我們也可類推：如果他們同樣獲得充份無障礙的學習、訓練和鼓勵，他們也有望成為出色的觸感藝術家。

二、健視人士同樣可以參與觸感藝術創作。健視藝術家或普通人絕對可以創作給人觸摸的藝術品，對他們將會是挑戰。今天戲劇或兒童教育上有強調五感的做法。我們認為在繼續視覺藝術發展之餘，觸感藝術應有它發展的空間。亞洲其他城市已陸續設有觸感藝術館，如東京的「Gallery TOM」，大阪「六甲山の上美術館」、首爾「Another Way of Seeing」等。

三、觸感藝術是一種共融的藝術。時至今天，擁抱共融已成為了普世價值之一。如何促進共融，當然有不同的方法。藝術上的傷健合作，由來已久，聾健合作的戲劇，尤為出色。觸感藝術亦可以是視障者與健視者合作進行的創作活動。由健視人士創作有質感的作品，讓視障朋友憑觸摸感受作品的內容意念乃至藝術上的探求。也可以是由視障朋友利用靈巧的雙手、敏銳的手感去創造發乎內心的藝術品，讓人透過觸摸感悟他們的意念。

鼓勵大家共融，是不要去看別人的「不能」，而要多欣賞別人的「能」。從這概念出發，視障與健視人士可以成為夥伴，一同去創作觸感藝術。作品除了給視障人士用手觸摸，也可讓健視人士用「心」去觸摸，用「心眼」領略當中含義。

視障與健視人士共同創作是探索不同的觸感處理方式，是把視障人士的強烈觸感加入創作過程中。觸感藝術的合作可行性很高，只要彼此溝通、互相砥礪，其力量必定超乎健視人士的想象。

「第三屆香港觸感藝術節」展覽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和 L1 兩個展區舉行，展示約五十個藝術家和六個工作坊參加者的作品，作品大小由五厘米至六米不等。展品涉及觸覺、聽覺和嗅覺等身體經驗，邀請觀眾以手抵物，用心感受，在視覺主導的年代，探索其他與生俱來的感官經驗。展覽主要分為幾個層面：「Touch Me」——觸感豐富形態萬千的作品；「New Interpretation」——由藝術家以立體創作手法演繹原為平面的作品；「Cross Over」——由視障人士與藝術家攜手合作的作品；「Interaction」——需要觀眾參與的互動體驗作品；「Touch arts workshop」——觸感舞蹈、觸感藝術工作坊等。

部分作品無法只通過觀看體驗作品精髓，如邱偉文的《局》。視覺上，作品是一個黑色聚酸甲酯膠板，上有一片光滑明亮繃緊的黑布，隱約可見一些正方體的輪廓在布下，單憑觀看更無法理解作品的含義，但當觀眾觸摸作品時，會發現布下是數枚麻雀牌，觀眾必須撫摸麻雀牌上圖案，才可猜想這是一場如何沒法看見的「局」。

陳麗香的作品《2400 公里的味道》側重嗅覺經驗，作品由七件、每件由十多個紗布袋紮成的球體組成，袋內載了一般食品和常用的香料打磨而成的粉末，當觀眾靠近或觸摸作品，便嗅到熟悉氣味，拉近作品和欣賞者之間的距離，而作品氣味亦會留在觀眾的指尖，被悄悄帶走。

霍康琪的作品《造物》，以雕塑向中國畫家齊白石的畫作致敬，將二維轉化成三維，用木材從新演繹水墨畫中的蝦的活潑和靈動。霍康琪嘗試呼應齊白石主張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觀眾可通過觸摸蝦雕塑一節一節圓滑的身體，感受生物動感。

《生命種子》（圖一）是藝術家陳百堅與視障人士嚴美媚的合作作品，雖然作品由藝術家獨自完成，但二人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互相了解。藝術家請視障人士每天用一個字來表達自己當天感受，並請她每天教自己寫一個點字。組成點字的點可以突出或不突出，而書寫點字時，要是其中有其中一點錯了，便會以六點都突出來表示「這是一個寫錯了」的字符。《生命種子》以白紙為創作媒介，由許多張細小白紙拼合而成。當觀眾慢慢地觸摸用點字組成的彎曲線條時，會發現線條全由六個突出的點組成，遠看整個作品仿如六片花瓣的圖案。作品寓意著「每個人都像一顆剛破土萌芽的種子」，從每一個小錯誤中成長。

巴基斯坦裔人士 Nadeem 曾數度來訪第三屆香港觸感藝術節。他患有先天視網膜色素病變，現餘一成視力。他對賴恩慈之創作《俾喇顏色我體之黑夜彩虹》（圖二）印象最深刻，對於辨別顏色有困難的 Nadeem 來說，隨意把顏料加在藝術家身上，再由她說出對有關顏色的物件和聯想感到很有趣，像進

圖一  
陳百堅、視障人士嚴美媚《生命種子》。圖片由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圖二  
賴恩慈《俾啲顏色我體之黑夜彩虹》。圖片由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入了一個從未如此色彩斑斕的世界。他觸摸展品前未知其細節，故觸摸過程就如一場探索，不同物料帶來有趣的體會。例如他在觸摸一個人像雕塑的過程中發現那是一個女性的胴體，當下感到有點不知所措。他本來頗為害怕跟別人有身體接觸，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曾無意碰到途人，對方卻認為他有心冒犯。他參與「觸動•舞動」工作坊，參加者以身體接觸為主要跳舞方式，讓他對於合宜的身體接觸放下過度的戒心，亦為他與他人接觸建立正面的經驗。

有些作品本身是靜止的，需要觀眾參與才能帶出作品的意義來。除了用手，亦可透過身體不同部份接觸。海潮的作品《禪圓鐘聲》鼓勵觀眾身體力行感受。作品是一個大約五米乘五米的空間，裡面懸掛了十一條長短不一的銅管，每枝可發出不同音調；地下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引路徑。藝術家準備了一個「大頭佛」頭套，頭套兩邊太陽穴位置各伸出一條白色膠條，觀眾可戴上頭套四處走動，或手拿膠條敲打銅管，興之所至時甚至可以創作一首歌或一支舞。

展覽中的每件作品也備有口述影像錄音 (audio description)，視障人士可一邊聽一邊觸摸。此外更邀請了兩位視障人士為部分展品作觸感描述錄音 (description by visually impaired) (圖三)。兩位視障人士的背景不同，一位是後天全失明，另一位是先天視障，健視人士可以細聽他們對作品的描述，從另一角度欣賞作品。



圖三 (左)  
觸感描述。圖片由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圖四 (右)  
「第三屆香港觸感藝術節」展前工作坊。圖片由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藝術節設有展前工作坊（圖四），分別在澳門和香港舉行。其中一個工作坊「感官盒子」從聲音開始，學員重複聆聽幾段不同的聲音，讓音樂激發對生活的回憶與想象。利用不同物料的觸感、溫度和所發出的聲音，例如玻璃紙的抖動聲、毛冷的溫暖觸感和羽毛的重量等，創作出表達內心的作品。觸感藝術節工作坊進行的方法多樣化，「感官盒子」方法是黃詠楓使用的，其他人如楊秀卓、蕭耀祥、高便蓮、莊心珍，各以不同的物料和方法，探索和製作各種觸感藝術品。他們的方法可以為觸感藝術發展方向提供參考。

觸感藝術讓藝術家和觀眾們暫時放開視覺的框架，提供進一步思考的空間。在視覺主導的年代，我們能通過觸摸，產生更多對藝術的想象，促進我們五官的靈敏。觸感藝術不只對失明人士甚有意義，它有極大的發展潛力。藝術家（無論是失明或健視）可能會創作更多觸感藝術的作品，故此需要討論觸感藝術的美學。下面相關的討論，是拋磚引玉。

### 觸感藝術的美學

失明人士分兩類，一類屬先天，一類屬後天。但同樣面對一個黑暗世界。

七十歲的莊心珍是新加坡備受尊重的藝術家，2005年獲頒發最高榮譽的文化獎。<sup>2</sup>去年十二月她應邀來港作第三屆香港觸感藝術節的嘉賓，參加座談會並主持工作坊。後天失明的莊心珍的多元多向度的作品，為觸感藝術的美學帶來多層次的思考。

觸感藝術的英文是「Touch Art」。「觸摸」(Touch) 強調被手觸摸的物件所引起的感覺傳達，亦即是說，能被感覺到的是作品的形狀和肌理，而不是它的顏色、線條、構圖、平面空間設計。所以，觸感藝術品強調其內容可以被獨摸得到，所以一幅海報或者一張照片不入此流。

莊心珍的作品，作為觸感藝術的展品，可以讓人用手用心感覺不同的物料，不同的形狀，更可就着作品題目，隨意進入思考與想象。但莊心珍的眾多立體作品是給針對視覺接收的，因為她屬後天失明，有能力處理作品顏色與形狀，作品是讓看的或摸的，可以由她決定。莊心珍去年十月下旬在「武漢中國融合藝術展」展出的十件人物紙雕塑是在玻璃箱內展示的，觀賞者遠觀或近觀，都要隔着玻璃，同

2 見：<http://www.nafa.edu.sg/showcase/awards/cultural-medallion/profile/chng-seok-tin>。檢索日期：2016年4月26日。



圖五  
莊心珍《算算算，算了吧》，軟雕塑。圖片由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樣的展品來到香港，卻是讓觀眾以觸覺欣賞。(圖五) 莊心珍製作三維作品時，有如健視人士，有一種雙重性，可以從視覺藝術或觸感藝術的角度創作。

又或者可以這樣說：在莊心珍未失明之前，她對藝術已有許多基本美學體驗，能夠用視覺語言去「觀賞」藝術。當她觸摸作品時，憑質感和造型，可以重塑昔日的視覺經驗。後天失明人士如莊心珍，憑着失明前的記憶，對一些視覺上美的東西留有概念，對他們來說，觸感經驗歸根到底仍是屬於視覺的。

那麼先天全失明人士的觸感世界是怎樣的呢？他們的黑暗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他們未見過顏色，但聞過氣味，聽過聲音和摸過物件的肌理形狀。所以觸感藝術必定是從以上三方面的經驗展開，不能把視覺語言詞彙加諸先天失明人士的觸感經驗。先天失明人士通過接觸作品，從肌理（粗糙或幼滑），物料（軟或硬），溫度（冷或暖），再加上作品的形狀、氣味、和聲音（如果有的話）產生想象。這想象不是由視覺觀念構成的，而是純感觸的。當這一大堆「觸感元素」在腦海裡出現時，失明人士會以建築一個「畫面」、一種「狀況」、一片「空間」，健視的無法用任何視覺語言去描述這個「情景」，因為它不是屬於視覺的。這個想象空間只有失明人士可體悟。假若他的文字功夫夠敏銳、夠熟練，他描述的想象一定是詩，因為詩是世界上最具想象力的空間：那裡沒有物理性的實體世界，是抽象的，難以言傳的；詩的世界是一個流動、變幻的世界。這種因觸感而產生出來的模糊想象，就是觸感藝術獨特的地方。當黑暗世界由溫度、肌理、形狀、物質特性、氣味和聲音構成時，任何對視覺現實參照



的語言描述必定是一套污染的語言，窒礙了失明人士在黑暗中無約束的自由馳騁。因此，就由他們從觸摸作品開始，順應所受到的觸感，激發比健視人士更強的想象力，自行構築詩一般的世界。

無邊無界的想象，必須開拓另一種語言去展示，而這正正是觸感藝術等待進一步深入探索的美學領域。

作者為香港視覺藝術家及視藝教育工作者。資料搜集及合力撰文：莫昭如，鄭慧君，李美嫦，黃詠楓。

Copyright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